拥我入怀

丑丁 著

她们曾经隐忍，经受饥渴，饱尝冷宫，但她们最终撕碎了贤德与羞涩的桎梏，冲向奔放自由欢快的人性彼岸。用性，疼爱自己，是她们对欲望的最终醒悟和用力嘶喊。当爱冷眼旁观时，性、情，疼爱了她们。

野合，绽放了几近枯萎的桃花。
情爱，复活了陈放已久的激情。

作家出版社

丑丁 著

拥我入怀

作家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（CIP）数据

拥我入怀 / 丑丁 著. -- 北京 : 作家出版社，
2013. 10
ISBN 978-7-5063-7076-9

Ⅰ. ①拥… Ⅱ. ①丑… Ⅲ. ①长篇小说－中国－当代
Ⅳ. ①I247. 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（2013）第217702号

安徽大学图书馆 藏书 www.1ibrary.ahu.edu.cn

拥我入怀

作　　者：丑　丁
责任编辑：冯京丽
装帧设计：叶宽　林振
出版发行：作家出版社
社　　址：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　　邮　　编：100125
电话传真：86-10-65930756（出版发行部）
　　86-10-65004079（总编室）
　　86-10-65015116（邮购部）
E-mail:zuojia@zuojia.net.cn
http://www.haozuojia.com（作家在线）
印　　刷：三河市华业印装厂
成品尺寸：133×214
字　　数：280千
印　　张：11.875
版　　次：2013年10月第1版
印　　次：2013年10月第1次印刷
ISBN　978-7-5063-7076-9
定　　价：29.00元

作家版图书，版权所有，侵权必究。
作家版图书，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目 录

小雪 / 1
小寒 / 10
大暑 / 24
白露 / 35
霜降 / 44
大寒 / 55
惊蛰 / 66
春分 / 79
处暑 / 90
立春 / 102
立夏 / 111
立秋 / 124
夏至 / 133
小满 / 142
清明 / 153
立冬 / 167
秋分 / 177
雨水 / 188
夏至 / 198
小雪 / 209

谷雨 / 219
小寒 / 231
秋分 / 242
夏至 / 257
芒种 / 270
立秋 / 284
小暑 / 293
寒露 / 305
春分 / 317
大寒 / 330
白露 / 341
立春 / 354

此为试读，需要完整PDF请访问：www.ertongbook.com

小雪

月光如水，日子洗了。

水淼洗漱完毕，从卫生间出来，一路袅袅地走到床边。看了一眼斜躺在床上看书的乔桑，她娇嗔地露出个略带甜美的微笑，然后伸长脖颈，慢慢捋着上面的护肤液。侧面看去，手姿带出了手模的柔美。

乔桑一边看着书，一边把身子往边上挪了一下。水淼一抬腿，歪倒在丈夫枕边。

“别看了，我要跟你说话。”水淼声音哼唧地跟乔桑说。

“你说。”乔桑捧着手里的书没动。

“我说什么啊……你又不听。”水淼嘟了下嘴。

“你说，我听着呢。”乔桑眼睛盯着手里的书，依然没动。

“明天周末了，你跟我一起去接儿子吧。臭小子跟我说他想你了。”水淼仰着脸，等着乔桑说话。

“他是想那双限量版的阿迪了。”乔桑转头冲水淼笑了笑。

“谁让你答应儿子了……就你惯着他，一个小孩子家家的，穿什么名牌啊。”水淼嘴上埋怨着，脸上的微笑已经换成了灿烂状。

“那个臭儿子，就跟你亲。恶人都让我当了，你当好人。”水淼歪在乔桑肚子上自言自语，手指在乔桑肚子上滑动，隔着睡衣。她满足地喘着细气。

“叮铃铃铃……”冷不丁，一阵电话声响起，静止的空气被陡然搅动，不大的空间里，被铃声占据了所有犄角旮旯。正要慵懒的水淼，身子一紧，显然被惊扰了。

“谁啊，这么晚了。”水淼一边嘟囔，一边翻转身拿起了床头的座机听筒。

“喂……”水淼的声音跟她的姿态一样，软绵，慵懒。

话筒里没有声音。

“喂……”水淼的声音依然保持着软绵和慵懒。

话筒里还是没有声音。

“喂……喂喂……”水淼开始不软绵了，“喂喂喂……”随着水淼一连声的喂喂，话筒里终于传出了一种声音，但那不是人的声音，那是寺庙里诵经的声音。

一片喇嘛的吟唱从话筒里传来。之所以是一片，因为每一个音调都被拉得很长，平缓地不慌不忙地铺开，旋律之间起伏微小，几乎可以忽略不计，仿佛就是在一个音调上延展，听上去，弥漫着一种无精打采的散漫。那节奏很有规律，佛经的内容，则完全淹没在平庸的旋律里面，只是，随着抑扬顿挫的悠扬，有一种催眠的作用，让人头脑模糊不清，也有一种敲击心灵的震颤，令人略微胆寒。犹如天籁宽广，也如地狱阴森。

水淼拿着听筒一动不动，像是被怔住了。“谁啊？”乔桑问她。“没谁……可能是谁不小心碰着手机了。”水淼怔怔地跟乔桑说了一句，然后定定神，把电话放下了。那一刻，她是真的模模糊糊以为，是某个认识他们的人，正在某个寺庙里，不小心触碰了手机上的按键。

水淼转身继续依偎着乔桑。她扭动着身体，慢慢给自己找了个舒服的姿势，伸手撩开乔桑的睡衣，把手放在乔桑的肚皮

上，几个手指在上面轮番着弹跳。乔桑伸出胳膊搂住她，表示明白并理解她的意思，然后继续看书。

“叮铃铃铃……”

电话再一次响起。水淼有点不耐，但是她表现得毫无联想，她再一次翻转身，拿起听筒，“喂……”这一次里面没有停顿，电话里直接涌来一阵诵经声，还是之前的一群和尚的唱诵。只是这一次，他们的声音以足够大的分贝，像猛然推高的扩音器，轰然响起，更像一浪激烈的潮水，海啸般排山倒海而来。

水淼被吓了一大跳，“谁啊？这么恶作剧！”

两次同样的诵经，显然不是一次不小心碰了电话，这不是个意外。水淼直接把电话递给乔桑，噘着嘴看着乔桑。乔桑一边问怎么回事一边接过电话。乔桑一句“喂”刚一出口，诵经声立即消失，电话被挂断了。

乔桑拿着电话也发了愣。

两个人面面相觑。水淼的好兴致直接到了九霄云外，不仅如此，她的胳膊上居然起了一层鸡皮疙瘩。她不自觉地打了个冷战，赶紧抱着双臂，一个劲地上下搓揉，像是要把一种不祥的东西赶紧驱走。

“怎么回事啊？太奇怪了。”水淼瞪大眼珠子问乔桑。

“算了算了，别想了，明天一早我要去开会，睡觉吧。”乔桑没有直接回答水淼，放下手里的书，一掀被子盖住自己，侧身要睡。

“你先别睡觉，你先跟我说说咋回事啊？”水淼显然已经毫无睡意，她哼唧着摇晃着乔桑，央求乔桑跟她说说这事。当然，她还有点别的意思，她的那点别的意思，也在她的摇晃中显露无疑。

已经做出入睡状的乔桑，稍稍犹豫了一下，但是随即就好

像是想到了什么，一副响应的样子转过身子，把水淼搂入被子里。水淼立即水蛇一样开始缠绕乔桑，不再纠缠那个电话的事情了。

可是，那个电话却一直在纠缠他们。

随后的日子，每天，一到晚上，也就是一到了两个人将要共枕同眠的时间，电话就如约而至。只要一接起，那个集体诵经的声音，就像排浪一样涌入两个人的耳朵，无论你怎么呼叫怎么质问，电话那头的人就是不现声。但是有一点很明显，他们一质问，那诵经的声音会稍微减弱，像是有人凑上来听他俩的动静，话筒暂时离开了放音源。他们可以判断，那不是从寺庙发出的声音，那是一个录音。

有人在给他俩专门播放诵经？

水淼首先沉不住气了。“这会是谁啊？想干什么啊？为什么弄这个给我们听？这也太瘆人了。”

每次水淼这么沉不住气，乔桑都不做声，看上去，像是一个丈夫在表现自己的沉稳。如果水淼实在沉不住气，没完没了地追问，他最多安慰安慰水淼，说管他是谁，管他想干什么，咱都别理睬，无聊的人自然会自行消失。安慰的时候，乔桑的表情一定是轻松地笑着，是那种不做亏心事不怕鬼敲门的微笑。笑得非常一板一眼。

水淼跟乔桑自责，说早知道会发生这样的事，安装电话的时候弄个来电显示，买话机的时候也没有考虑来电显示功能，这下好了，人家匿名，我们连个踪迹都没地方寻去。乔桑安慰她，说没有显示也好，要不然你不追踪还不甘心，再说了，人家不会拿公用电话打啊，显示也没用。

乔桑一直表现沉稳。

乔桑的沉稳，似乎没有解决匿名电话的烦恼。他们的日子几乎每天遭到搅和。水淼明显感到，这个匿名电话，不仅干扰了他们的正常睡眠，最严重的，是他们的夫妻生活受到严重破坏。每次接到这个电话，乔桑那晚的身体就会出现疲软。身体疲软还可以解决，关于这一点，水淼可谓技术精湛，手嘴并用，每每让乔桑的小东西招架不住，想软不成。乔桑对此五体投地。主要是乔桑的精神状态疲软严重，他像是被注射了泄药，电话一放，他立刻就精力流失，无精打采，臊眉耷眼，心思没有了，力气也就跟不上了，更别说精液了。

三十六岁的水淼，正是女人如狼似虎的年纪，晚上的事耽搁一次两次还能忍受，耽搁的次数多了，就开始心情烦躁。对此，水淼跟大多数女人的想法不一样，大多数女人认为，男人的精液可以滋养女人，水淼却有个纯属私人并且不便与人分享的观点，她坚持认为，精液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性刺激，那是女人保持足够荷尔蒙的必要条件，女人有了足够的荷尔蒙，才能达到良好的激素水平，那才是女人保持年轻的重要因素。

当然，水淼的这个认知非常私人，她从来没告诉过乔桑，并且每次都表现得很无私，好像自己的积极完全是为了满足乔桑的男人热火。

乔桑三十四岁，的确属于血热阶段，虽不如女人虎狼般凶狠，但也是男人展示床上功夫的好年龄。过了这村就没这店了。水淼对此很有紧迫感。

午夜总有怪铃，水淼只好调整时间。她曾经企图把性事挪到早上，她还特意查找了一些早上做爱有利于健康的依据，耳鬓厮磨地说服乔桑。可乔桑不习惯早上翻云覆雨，即便那东西被水淼逗弄得傲然挺立，他也没意思。按照水淼的强烈建议，

他们曾经实施了一次，结果弄得乔桑一直抱怨，说他上班路上腿直哆嗦，都没劲踩油门了。说完还嘟囔了一句，一大早臭烘烘的都。

一大早臭烘烘的事实，水淼默默认可。的确，早晨的床上，积攒一整夜的口气汪洋恣肆，关憋了十几个小时的室内空气，质量更是堪忧，还有，一大早做那事，原本他就勉强，洗澡的事带套的事水淼也不方便要求，自己心里也不痛快。水淼决定作罢，但是她给乔桑的理由是，不想自己丈夫因为跟她交作业而出交通事故。

事情总得解决。

电话骚扰的事，床事，都得解决。水淼决定从根本上解决。她决定换电话号码。她带着身份证去营业厅撤了号码。她没想到这个举动得到了乔桑的极力赞成，乔桑甚至说干脆不要座机了，现在都用手机，座机一天用不了几回。水淼犹豫了一下，还是决定再申请一个新号码。水淼喜欢在家里跟闺蜜和家人打电话聊家常，她觉得座机意味着一种传统，用座机聊天感觉跟手机不一样，有线牵着，似乎更亲近。

家里的电话终于安静了。但是好景不长，奇怪的匿名电话，换了一个方式继续上演。没过几天，水淼的手机开始不清净，还是那个集体诵经，还是那个时间段，晚上睡前。

第一次从手机里听到那个集体诵经，水淼吓得几乎把手机扔了，她瞪大眼睛看着身边躺着的乔桑，恐惧布满了整个眼神，还有无数个问号在里面旋转。

手机是水淼接的，但乔桑分明听得真真，因为那个集体诵经声音实在太大，也实在熟悉，它形成的冲击波，还有那种阴森的氛围，瞬间就击倒了水淼，也击中了乔桑。

此为试读，需要完整PDF请访问：www.ertongbook.com

乔桑一反常态，他伸手一把夺过水淼手中的手机，直接把电池给卸了。两个人怔怔地坐着，看着扔在被子上那个无辜的电池，谁都没有说话。那晚，床上比任何时候都有理由无战事。

起初，他们都以为，那个对方开始攻击他们的手机了。可是十几天下来，他们发现，对方只攻击水淼的手机，水淼的手机关机后，乔桑的手机整个晚上都很安静。集体诵经一次也没有来。

水淼已经无处躲藏。

白天，她盯着手机眼神发愣，晚上，她盯着手机心里发紧。白天人家对方不骚扰，她盯也白盯，那个对方好像知道白天只能她一个人听到，那个对方不想只让她一个人听到，那个对方就是要让他们两个人一起听到，并且是晚上，两个人同床共枕之时。

乔桑让她干脆把手机号也换了。水淼一听就怒了，近乎歇斯底里地跟乔桑说，对方既然能得到我的手机号，我就是换十次对方也能得到啊！我因为这个换手机号，我不得麻烦死啊！我那么多朋友同事联系人，人家咋想我啊！我不换！我就不换！我坚决不换！咆哮完了水淼突然又问：我就纳闷了，这人怎么那么容易知道我的电话还有手机号码？奇了怪了！简直太奇怪了！说这话时，水淼死死盯着乔桑，盯得乔桑也快失去了理智。

的确，水淼的理智，正在经受着前所未有的考验。

她在明处，对方在暗处。虽然那电话总是晚上打来，但是，水淼却觉得随时随地都有一双眼睛在盯着她，并且不怀好意。一个人被人暗中盯着，那感觉叫水淼恐怖至极。水淼甚至出现了幻听，明知道那个电话白天不会打来，她就是在白天听见了，那个集体诵经的声音清晰可闻，幽灵一样时隐时现，时

高时低，跟她的听觉捉迷藏，她一要捕捉，那声音就没了，她想转移目标干点别的，那声音就出现了。弄得水淼像个警犬，一直竖着耳朵。

水淼不得不晚上关机。有时候，乔桑的电话突然响了，她都会紧张得一骨碌坐起来，要是座机响了，她更是手捂胸口，一脸的惊恐，下意识地挪动身体，远远躲着座机方向。所有晚上的来电，她都会受到惊吓，是那种理智和心脏的双重惊吓。乔桑看着也揪心，干脆把座机电话线拔了。水淼问他，我们要把自己隔绝才行吗？

对方是谁？怎么能知道家里的电话，还知道水淼的手机号码？是熟人吗？熟人为什么要这么对待他们？他们跟哪个熟人结怨了吗？不是熟人又怎么得到号码的？一连串的问题缠绕着他们，可他们一个问题也解答不了。

那个“对方”，没有名字，没有声音，没有电话，就像一个虚构的幻影，却已经把两个大活人逼到了恐惧的墙角。

“臭婊子！”

终于，电话里第一次传来人的声音，是一个女人清晰的声音，那声音不光清晰，还浑厚无比，底气之足。

“你这个臭婊子！”女人的声音再一次发出，透着一股子咬碎牙的仇恨，让人无端端也会头皮发麻。然后，电话咣当一声就挂了，挂得很果断。

匿名电话原来是冲她来的！果然是冲她来的！

水淼的大脑在那一刻突然醒悟。骂臭婊子？显然是有所指。这么长时间锲而不舍地打电话，还给他们播放诵经，不，是给她播放诵经，原来是在警告，或者是教化，更或者是恐吓。想到这，水淼的鸡皮疙瘩再一次全员出动，冰雪浸心的一

种寒战，蛇行般笼罩了全身。她真正地感到不寒而栗了。

谁对我如此憎恨？我得罪过谁？还是一个女的？水淼绞尽了脑汁，差点翻遍了人生每一个角落，企图寻找到这么一个女人。可是，她没有目标。

乔桑却说，这是好事啊，终于听到人声了，你可以听听是不是熟人。水淼说不是熟人，那声音她很陌生，是从来没有听过的一个声音。乔桑说那不可能啊，一个陌生人为什么针对你？你再仔细听听，说不定对方做了伪装，你再好好分辨分辨。水淼说她仔细分辨过，就是个生人。

后来水淼建议乔桑听一听，说不定他认识，或者认识他。这个建议一出口，水淼心里突然抖了一下。

认识他？却不把电话打给他？一个女人？认识他的女人？如此怀恨他老婆？一个念头突然涌现，水淼顿时浑身发紧，难道是一个跟乔桑有瓜葛的女人？我怎么没有想到这一点。水淼小心地问乔桑，是不是他认识的什么人。乔桑说，我听到声音我才能判断啊。

乔桑这么说，水淼很不舒服。你判断？看来你也认为这个女人可能跟你有关？这么说你心里已经有人选了？水淼嘴上没说，心里暗自这么问。她跟乔桑说："下次电话你接吧。"说完又添了一句，"也许你接了……人家就不吱声了，更不会骂你了。"

"你干脆说我跟别人合谋算了。"乔桑听出了水淼的弦外之音，马上不高兴了。他这不高兴有点太及时，敏感显得比较异常。

我看说不定就跟你有关。水淼心里更不高兴，暗自嘟囔。自己被人莫名其妙地骂婊子，乔桑不替她出气，为什么还要跟她不高兴？水淼越想越不高兴。

都不高兴。

小寒

天风海雨，芳草殇了。

经过了最初的恐慌，水淼和乔桑两个人，对来自一个女人的匿名电话，慢慢都有所适应，或者说是被练得心态逐渐皮实。他们开始各自分头分析，于是，慢慢都有了自己的人选。

水淼锁定了两个人，一个是前夫刘华生现在的妻子，黄游游。一个是乔桑现在的上司，一个长着黄瓜脸的女处长。

黄游游跟水淼的芥蒂，完全来自于刘华生。对刘华生，水淼心里已经很是淡然，除了他是儿子的父亲，心里再无其他纠葛。自从知道儿子一直在寄宿学校，水淼就对刘华生产生了极大的不满，觉得刘华生这件事情做得很自私，只顾自己的小日子，不顾孩子的感受。另外，也对刘华生的妻子黄游游减了分。所以，她当初在北京一安顿好，就坚决把儿子接回自己身边，当时，刘华生显得很大方。

按理说，黄游游对水淼不该有芥蒂，水淼自认为自己是一个很省心的前妻。儿子名义上归刘华生抚养，实际上跟水淼生活在一起，平时，如果没有大事，她几乎不跟刘华生联系，就算是儿子有事，她也尽可能自己想办法解决。对刘华生跟儿子见面，也秉承随时可以的态度，从不干那横加阻拦的傻事。刘华生让儿子叫黄游游妈妈，她心里虽然不悦，嘴上也没有明确表示反对，只是跟儿子说，你自己看着办。她认为，黄游游没

有理由芥蒂她。

但是她知道，黄游游不这么想。

那个女上司是乔桑单位的处长。乔桑是副处长，女上司属于他的顶头上司。女处长姓史，听乔桑多次我们史处长我们史处长地提起过，名字是什么水淼真没留意。记得第一次听乔桑说我们史处长时，她脑子里还冒出了屎字，忍不住还笑了出来。这让她印象深刻。

跟这个史处长心里有了芥蒂，完全属于女人的直觉。

去过一次乔桑的办公室。那次是办事路过，看时间正好快下班了，水淼就拐进了乔桑上班的大楼，想着给乔桑一个惊喜，接乔桑下班，再一起去吃饭。进了办公楼，一路问过去，别人给她指到了一个办公室，她敲门，听到了一声请进，那是乔桑熟悉的声音，她抑制不住自己癫狂的小兴奋，一脸灿烂地推开门。她当时歪着脑袋，脸上挂着通常会展示给乔桑的俏皮。

屋里只有两个人。

她一眼看到的是两个东东，一个是一双女人不满的眼睛，那是一对圆睁的眼睛，眼睛上部夸张地高挑起来的眉毛，可以证明其圆睁程度。一个是一个男人的背影。那双不满的眼睛来自办公桌后面的女人，女人侧对着门，看见水淼颠颠地进来，不满正从她的眼睛里明显地向外喷发，冲着水淼。那个男人的背影水淼很熟悉，是自己的丈夫乔桑，他正站在办公桌对面，也就是那女人的对面。

转脸看见水淼，乔桑一边快步过来把她往外拉，一边一迭声地埋怨她，“你怎么找到处长这儿来了？谁让你来的？不是马上下班回家了吗？你来怎么也不打个电话？你说你……”乔桑没有跟那个女处长介绍她，似乎一门心思要赶紧把水淼带

走，让她从那个女人眼前尽快消失。那个女处长也一直没有说话，圆睁的眼睛虽然恢复了自然原状，但是不满依旧。

往外走的时候，水淼歉意地回头，礼貌地看了那女处长一眼，但女处长一直没说话，冷冷地看着她和乔桑。

女处长的眼神，冰冷得莫名其妙，让水淼心里疙疙瘩瘩。不过是一个下属的家眷，至于那么不高兴嘛，就算我进错了办公室，就算打扰了你们两个谈工作，也不至于那么冷眼相对吧，即便不满意，好歹也是领导，装一下体恤下属总可以的吧。还有乔桑，怎么就那么紧张？副处长跟处长，至于吗？难道女处长很严厉？严厉到不敢跟她介绍自己的老婆？

那以后，水淼再也没有去过乔桑的单位。也就是那一次遭遇，史姓女处长给水淼留下了黄瓜脸的印象，可能跟女处长当时正在不满有关，生气让女处长脸色铁青，耷拉得比平时长。

一次交锋，水淼足以断定，女处长心里不干净，她心怀着鬼胎，对乔桑心里有鬼。至于乔桑，水淼倒是放心笃定，他心里没鬼，他对女处长的态度可以理解，也就属于男下属对女上司的恭敬，男女之情？他实在犯不上。

水淼的自信是有理由的。

水淼虽然比乔桑大两岁，但是，水淼可以称得上是身材苗条，体态婀娜，面容秀丽，五官标致。看上去比实际年龄年轻七八岁，耳边经常听到关于她年轻的赞美，说她是女中极品。她跟三十四岁的乔桑站在一起，也就是个小妹妹。再说，他们刚刚都再次新婚，彼此的珍惜度都处在高端位置，乔桑完全没有理由这么快就对不起她。即便是女上司要跟他玩暧昧。

就这样，这两个女人毫无争议地列入了水淼的怀疑对象，一个是前夫的现妻，一个是想暧昧丈夫的女上司，她们都非常

此为试读，需要完整PDF请访问：www.ertongbook.com